庄子髑髅寓言对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启示意义研究

丁亦涵

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00；

摘要：本研究聚焦庄子髑髅寓言对当代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启示。剖析“两个结合”的深刻逻辑，揭示高校生命教育改革的紧迫性，详论庄子哲学及髑髅寓言的当代价值。通过重新解读寓言，讨论其“正统”争议与内涵。进而探索其融入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多元可能，如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时代响应、生死教育的双重融合以及对世俗享乐主义的抵御，旨在为高校生命教育提供理论依据与创新实践路径，助力大学生树立正确生命观。

关键词：庄子；髑髅寓言；大学生生命教育

DOI：10.69979/3029-2735.25.05.045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背景的影响下，社会环境充满了机遇与挑战，大学生的生命观容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对未来的迷茫与现实压力是当前大学生普遍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多元化信息获取渠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大学生的视野，但对于高校思政教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探寻符合新时代特色的生命教育道路，是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亟需解决的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提出的重大原创性命题，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认识。生命教育的研究，需要大量广泛丰富且兼具文化认同感的理论。道家生命思想中蕴含着顺应自然、和谐共生等丰富的价值理念，研究道家生命思想在现代生命观教育中的转化与应用，不仅能够丰富拓展现有的生命观教育理论体系，还能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1 将髑髅寓言融入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必要性

1.1“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思想起源于国外，它的形成过程与它所诞生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它扎根于西欧民族文化传统，带有鲜明的民族区域色彩。在过去和未来，尽管这种民族特色浓厚的外来马克思主义深刻地借鉴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探索，借鉴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但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1]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这种研究所用的方法，“所以，我们不能把‘现成的教条’简单地、随意地套用到中国复杂的、特殊的社会现状中去，而是要使它把中国的特点在实践中展现出来。”[2]将一般的真理转化为能够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真理，在实践中制定与反复检验适用于本土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推动事业向前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中提出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提出的重大原创性命题，也是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历史进程的深刻总结，是党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内涵的更深层次认识，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探索历史进程的一次深刻总结。

以上论述，仅仅阐明了“两个结合”中“第一个结合”的内在逻辑，是从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的。1838 年毛泽东的阐发是我们学习的另一项任务，即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遗存并加以批判和概括。[3]这早已蕴含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倾向，“历史遗产”与“珍贵品”即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风俗、风土人情与精神内涵，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的历史遗产、特点与珍贵品结合起来，并使用新鲜活泼的、中国人民易于接受的作风与气派表达。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中国特色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立足现代化建设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着眼于中华民族历史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时代任务。这一论断既强调物质

与精神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又点明文化自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在延续中国共产党传承与创新中国历史遗产优良传统的同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古老哲思智慧与精神信念的高度认可。

1.2 高校生命教育革新的必要性

近二十年，我们国家的生命教育经历了探索阶段与发展阶段，当下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将处于生命教育的深化阶段。[4]2004 年清华大学启动的包含生命教育内容的活动，除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强调对生命教育的重视外，2008 年汶川大地震引发了学者对生命教育这一领域的关注，是我国首次将生命教育融入高校教育的尝试。2010-2012 年度的发文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学校的生活教育相关内容也开始在各级各类学校中设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新时期党的中心任务之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将面临更复杂的形势和更高的目标，新时期大学生的生命教育更应注重物质与精神的协调，注重生命教育与死亡教育的双重结合，注重人生态度与人生价值的导向，要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5]我国原有的生命教育模式长期聚焦于物理层面，物理层面生命教育的偏重与精神层面生命教育的忽视容易导致大学生个人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的失衡。我国的教育体系向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厚土，以人类科学优秀成果为营养的综合教育形式。单一的生命教育模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高校应该将以中国哲学中的精神内涵为丰富资源展开生命教育，用更加贴近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内容，使大学生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厚土上培养物理层面与精神层面相协调的生命观，以此严守高校生态环境，抵御消极生命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3 庄子哲学与髑髅寓言的现代化转型

以上观点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进行了解剖。要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仅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走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求调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积极性，主动走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突破中国传统哲学的界限，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改造，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使中国传统文化既要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符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需要。

“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以道家思想为主的一系列历史，道、儒、墨、法诸家相互补充，而不是像某些学者所描述的主要一部儒家思想发展的历史。”[6]陈鼓应认为，中国哲学史上存在着一系列历史，即中国哲学历史上存在着以道家思想为主的、以道家和墨、道家的相互补充发展的历史。在《老庄新论》中，他提出的“道家主干说”从哲学内涵与哲学史的角度肯定了道家在中国哲学中的主干地位，无论宇宙本体、人生境界、思维方式，道家的建树都比儒家更为丰富、更为深刻；同时也客观地承认了儒家哲学在文化层面与伦理层面的主干地位。道家思想在中国哲学史的每个阶段都具有重大的影响，而道家的认识论、宇宙论，这些最早由老庄创立的内容，在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都是贯穿和统摄的。道家以包容胸襟、人格尊重、齐物精神、异质对话等为中国哲学注入了四种精神。在中国的历史中，庄子的自由精神与齐物思想在“释”与“道”的异质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战国以后的哲学历史中，由道家完善发展起来的哲学智慧已不再是道家独有的传统，而是化为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在全球化视域下的今天，当以“道”为核心的中国哲学跟以“理性”为核心的西方哲学碰撞到一起，庄子宇宙视域中的“自由精神”与“齐物思想”又一次展现出了它的先进性与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就其内容而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自己人民的产物。”[7]它既要从内即是它的内容，又要从外即是它的表现，都要接触与互动自己所处时代的真实世界。这就要求我们不能脱离特定社会环境、历史阶段以及哲学家的具体阶级单独看哲学思想，而是应该联系他们所背靠的文化与时代以及他们所处的阶级来看待真实的思想史。庄子阐发的“有真人而后有真知”[8]，强调了人的认识能力，是中国哲学历史上的重要突破，然而由于时代的限制，庄子的思想更多地集中在顺应自然，与自然维持和谐共生的关系，这种思想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社会生态平衡的观点，却止步于认识世界。关注个体如何在不完美的现实中寻找心理上的解脱，而非仅仅依赖群体的力量来改变和改善外部环境。如果无

法认识到了解世界后改造世界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性，便难以真正实现深刻的变革。忽视了主动了解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人类对现实世界进行改造的可能性和潜力。

从现代视角来看，庄子的髑髅寓言不仅是充满奇幻色彩的故事，更是一场对精神生命的深刻哲学思考。正如郭象所言：“旧说云庄子乐生恶死，斯说谬矣！若然，何谓齐乎？所谓齐者生时安生，死时安死，生死之情既齐，则无为当生而忧死耳，此庄子之旨也。”[9]庄子在髑髅寓言中主要想表达的思想并非“乐死恶生”，而是基于“齐物论”生死关系之上对理想精神世界的追求。通过梦境与髑髅的对话，庄子隐晦地表达了他对生死关系的看法以及对“生时”的理想追求。时至今日，他的思想在现代环境下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在当代生命教育中，这样的思想依旧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它蕴含了生与死的辩证关系，强调了物质与精神的统一性，帮助人们消解世俗享乐主义，挣脱物欲带来的苦痛，培养与慰藉人们的精神世界，这与现代生命教育中生死教育的双重结合、生命态度与生命价值正确导向的方向不谋而合。

2 艺术手法下“髑髅寓言”的重新解读

2.1“正统”与“乐死恶生”

《庄子·至乐》篇集中体现了庄子的哲学思想，尤其是探讨了至乐无为之道。至乐篇中的髑髅寓言虽然篇幅不长，但其内涵深远，涉及生死观、生命的快乐与痛苦等哲学问题。《庄子·至乐》中共有 2 则关于髑髅的寓言，一则是与髑髅夜话梦谈的故事，另一则是见路旁髑髅后思考死生忧欢的故事，当前学界有关庄子髑髅寓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髑髅夜话梦谈一则，且争议颇多。有的学者认为髑髅寓言以及《至乐》整篇都并非庄子所出，而是庄子的追随者所撰写，早在明清之际，王夫之就提出过这样的论断：“此篇之说，以死为大乐，盖异端褊劣之教多有然者，而庄子尚不屑此。缝学于老庄，掠其肤说，生狂躁之心者所假托也，文亦庸沓无生气。”[10]“此外，也有学者认为《骷髅寓言》反映了庄子乐死恶生的极端思想，如郭象所说的‘旧说云庄子乐死恶生’，至今仍有不少学者认为‘骷髅寓言’表达的是乐死恶生的思想，如曹础基认为本篇是欲释死犹乐乐生，因死而免于生活的忧患和劳苦，充分反映了作者厌世的极端思想。[11]庄子的哲思自由且极具艺术色彩，他善于借他人之口抒发个人见解，例如借秦失之口谈老聃之死等。同时，他善于构造架空的梦境世界来映照现实世界，例如梦蝶等超脱实际、天马行空的虚妄幻想。可以说，庄子的表现手法，以寓言为主。在髑髅寓言中，庄子借髑髅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髑髅能开口说话是超脱现实的幻想，是一种夸张的艺术手法，同髑髅交谈的内容与社会现状、自然规律密切相关。事物的普遍联系要求我们绝不能片面地看它的单篇，而应将《至乐》结合庄子的整个宇宙观、生死观以及《至乐》篇的主要思想，重读《至乐》，并结合庄子的整体宇宙观、生死观和寓言手法。

2.2 基于“火传薪尽”与“天下有至乐无有哉”看髑髅寓言

《大宗师》里提到：“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认为，生死如昼夜，其变化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客观规律，关于如何在沧海桑田与万物流转中安生，一是“忘化”——与外界适然融合，随变化而变化，参与大化流行而安于所化，二是把自己安放于宇宙之中，在大“道”中寄托自己的渺然，从“形躯我”中解离，达到“死生如一”的境界。《养生主》——养生的宗旨，是强调精神生命的重要性，对精神的求索是人类完成自我塑造的最高境界。在秦失吊唁老聃的故事中，庄子明确表达了自己对生死的态度：“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生死存亡是天经地义的，对于生离死别的变化，应抱着顺从的心态，生之则安生，死之则安乐。然而，形体会消失，精神却永不磨灭，“火传薪尽”中永恒的精神生命不是在宗教意义上的“彼岸世界”中延续，而是在人类群体中建立、延续。“形”——人的外在形体是自然赋予的，庄子学派在《德充符》中对此进一步阐述：可怕的不是躯体的残缺，是躯体完整却精神残缺，透过形骸与表象的精神价值才是人们应该关注的。

在至乐篇的开头“天下有至乐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明确指向了全篇重点探讨的两个问题，世界上有没有“至乐”，以及“至乐”在于什么？即“是什么”与“怎么做”的问题。当前学界多数聚焦于“至乐无为”这一主旨，如方勇译注写本中在至乐篇开头提到：此篇主旨是在论述“至乐活身之术，皆以无为而存”...[12]实际上，至乐篇中关于“世界上有没有至乐与至乐到底是什么”的论述也占据了很大篇幅。庄子

在第一节论述“世间有至乐无有哉”时，就把人世间的五种喜乐——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一针见血地批驳了世俗的享乐之风，也在精神层面上流露出一种恬淡的、真正的喜乐。基于养生主中“火传薪尽”说与《至乐》篇的主旨，可以判断在阅读髑髅寓言时不能拘泥于髑髅开口这一特殊的表现形式，也不能拘泥于“死则无此矣”这一句——死了就没有这些忧虑了，髑髅寓言真正探讨的是“天下有至乐无有哉”这一命题。此篇中的“死后世界”并非庄子宇宙观中的真实“死后世界”，而是指庄子所追求的精神世界，“无君于上，无臣于下;无四时之事,以天地为春秋”的理想境界，这是对一切外物限制彻底摆脱的向往：君臣关系的限制、四时炎凉的限制、生命长度的限制，即摆脱一切“形躯我”的限制，达到庄子整个理论最终推崇的境界——“情义我”。髑髅寓言实则是在提醒世人不要为外物所局限束缚，它推崇的是将身外之物看淡，向内关注精神思维、生命态度、生命向度与生命价值的生命观。

3 髑髅寓言融入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可能性

3.1 高校传统文化教育回应时代呼唤

党的十九大明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为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科学方针。新时期以来，不断出现一些重大的创新突破，这些都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大学生群体，作为新时代的主力军，更是肩负着传承与发展文化的重任，是保持“两创”鲜活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他们青春洋溢、思维活跃，充满着无限的创作激情与创造能力，具备着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转化以及创造发展的巨大潜力。在这个信息爆炸、多元文化交融碰撞的时代，大学生们接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先进理念与前沿知识，同时又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这种独特的优势使得他们能够以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传统文化，挖掘其中蕴含的时代价值，从而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鉴于此，高校教育承载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应当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两创”方针，积极推动传统文化教育全方位、深层次地融入校园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通过丰富多彩的课程设置、生动有趣的社团活动、形式多样的文化讲座等途径，引导学生将所学的传统文化知识与现代社会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鼓励他们大胆创新、勇于实践，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秉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的智慧理念。在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在传统文化领域的创新思维与创造能力，激发他们内心深处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的强烈渴望，使之成为一种内在的驱动力，推动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

3.2 “爱生憎死”与“爱死憎生”——生死教育的双重结合

庄子之楚，问了髑髅五个生人累患的问题：是否奢欲戕生，是否战乱丧生，是否羞愧自尽，是否饥寒而死，是否衰老病死；髑髅在梦中反问庄子“子欲闻死之说乎？”——你想听听死亡的道理吗。生与死作为相互的对立面，了解生的意义的同时需要了解死亡的本质，只有了解了死亡的本质，才能更好的体会生命的重量。在齐物论中，庄子揭示了生死关系的本质，生命的出现与消亡，犹如四季流转，是世界运转的一个环节，生与死是平等的，生时有生人之累，死亡亦不会是完美无缺。大卫·伊格曼认为人有三次死亡：第一次是指医学认证的死亡，即呼吸、心跳、脑电波的停止；第二次是当亲友在葬礼上与逝者作最后告别，即社会关系的抹去；第三次是当这个世界上还记着逝者的最后一个人离开了人世，或者逝者被生前认识的人完全遗忘。[13]人们常常认为，死亡是生命的尽头与终点，死后是虚无与寂静，因此而感到恐惧不安。事实上，死亡的实况是无法探究的，尸体无法拥有自我意识，死亡恐惧实际上是人在预想未知死亡时产生的恐怖情绪。

爱生憎死会掩盖死亡的真实面目，反而言之，爱死憎生是在生死关系认知模糊的状况下，寻求排解生命压力与苦难途径的一种偏激情绪，死亡的不可知性决定了生死比较问题的无解，无论是生或是死都只是变化的一种现象，爱生憎死与爱死憎生都是由生死关系与死亡认知不明确所导致的后果。庄子超越了常人对死的看法，他直视了生命与死亡，继而肯定它、超越它，这对现代生命教育具有重大启示意义。生命教育的偏重并不能够使人们正确认识生命的整个过程，死亡教育的缺失必然会导致爱生憎死或是爱死憎生的极端生命观。在纷繁复杂的互联网时代，为缓释大学生生命观、生死观受到复杂思想文化的冲击，高校在进行生命教育时应该始终坚持辩证结合生命教育与死亡教育的重要性。

3.3 世俗享乐主义与物欲的排解——生命价值的

追求

生命观是人类看待自然界的生命物的一种方式，是世界观的一种，它包含了对人类自身生命的态度，它涉及到人生目的的根本观点，涉及到人生态度的根本观点，也涉及到人生价值的根本观点。当前大学生总体生命观状况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但是近年来消极人生观以网络为主要载体侵蚀与影响着大学生。根据近年来的研究与调查报告，消极人生观中拜金主义、世俗享乐主义、佛系人生与功利主义的错误思潮造成大学生对生命价值认知的困惑与摇摆，其中，世俗享乐主义的影响突出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16—2018 年，表示赞同“享乐主义”人生观的人数比例均在三成左右，近两年大学生明确表示赞同消极人生观的比例均在 40%以上，且赞同的人数比例高出不赞同的人数比例 9.5 个百分点（2019 年）、6.7 个百分点（2020 年）。[14]因此，密切关注并有效抵制世俗享乐主义思潮的影响，引导学生追求正确的生命价值是高校大学生生命观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享乐主义的历史非常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伊壁鸠鲁主义，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他主张为了获得健康的体魄和平静的内心状态，谨慎对待痛苦和节制地使用快乐。片面享乐主义趁机将其曲解为只追求感官享受，忽视了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于是物欲横流、肉欲横生的片面享乐主义就这样拔高了位置。接着，物质主义的产生又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世俗片面享乐主义的追求，这种追求更加偏颇，也更加片面。

孔德生将物质主义在中国当代大学生群体中的表现归纳为三种倾向：片面享乐主义、过度消费主义和激进功利主义，并提出了“鼓励释放物质欲望和感官满足，贬低精神生活和文化价值”这三种形式的共通性。[15]世俗享乐主义所慕求的无非是“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物质形骸的享受。从个体发展的角度来看，以这种抑心养形的方式一味寻求物质刺激的快乐，缺乏对精神生命的养护，物欲的贪求满足催化紧绷疲惫的精神生活，一旦得不到“世俗之乐”就会劳神焦虑，最终“大忧以惧”。

髑髅寓言对警惕世俗享乐主义的提醒之于当代大学生生命观教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高校应该合理针对青年大学生世俗享乐主义价值观的痛点，对症下药，在大学生群体中消除世俗享乐主义价值观的消极影响，以及对之进行正确价值观引导。这既是培养大学生群体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的重要因素，也是维护社会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大学生群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冉源懋，赵婷婷.生命教育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1，41(25).
[5]张培.大学生生命观问题调查与对策研究——基于河南省 7 所高校大学生生命观的问卷调查分析[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03):114-119.doi:10.15991/j.cnki.411028.2021.03.017.
[6]陈鼓应.老庄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8]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
[9]郭象，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0]王夫之.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1]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2]方勇.庄子纂要[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
[13][美]大卫·伊格曼.生命的清单[M].赵海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14]李艳飞.当代大学生人生观的现状分析与教育对策[J].思想理论教育，2021(12)：96-101.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21.12.015
[15]孔德生，胡在珊，高志刚.社会关系物化视域下大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39(02)：127-130.doi:10.19903/j.cnki.cn23-1074/g.2021.02.022

作者简介：丁亦涵（2000-），女，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汉族，南京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 级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